

五四运动的惊雷，将冰心震上了文坛。那时，她还是一个大学女学生，便以小说《超人》、小诗《繁星》《春水》、散文《笑》和儿童文学《寄小读者》，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靓丽的色彩，成就了她的第一个创作高峰。80余年，她笔耕不辍，以“爱的哲学”影响着青年，温暖了社会。

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王炳根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冰心 的青少年时代



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王炳根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水心

的青少年时代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冰心的青少年时代 / 王炳根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02-06204-3

I . ①冰… II . ①王… III . ①冰心 (1900~1999)
— 生平事迹 IV . ① K8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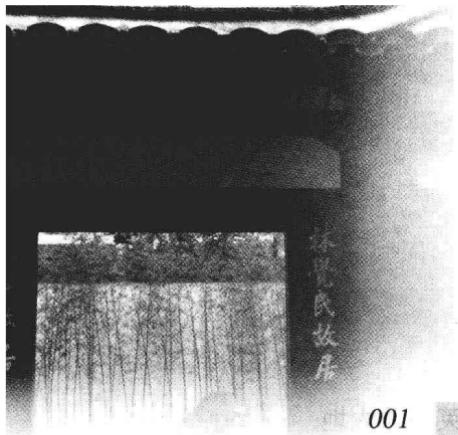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2847号

丛书名 大师的青少年时代丛书
书 名 冰心的青少年时代
著 者 王炳根

责任编辑 王 轶 段 铠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8 000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6204-3 / I · 871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冰
心
的
青
少
年
时
代

- | | |
|-----|-----------------|
| 001 | 一 三坊七巷中的女婴 |
| 010 | 二 上海停泊 |
| 015 | 三 海边的“野孩子” |
| 022 | 四 十一岁之前读过的书 |
| 028 | 五 诗人与灯台守 |
| 035 | 六 大家庭中的女红 |
| 048 | 七 初到北京 |
| 054 | 八 教会学校的海军公主 |
| 060 | 九 “五四”惊雷，震上文坛 |
| 071 | 十 弃医从文 |
| 077 | 十一 加入文学研究会 |
| 082 | 十二 泰戈尔与《繁星》《春水》 |
| 092 | 十三 别离催生《寄小读者》 |
| 097 | 十四 横渡大洋的邮轮 |
| 105 | 十五 威尔斯利女子大学 |

- 112 十六 一病足惜
- 125 十七 遨游于新英格兰大地
- 131 十八 重返威校
- 138 十九 绮色佳之恋
- 143 二十 《漱玉词》与《求婚书》
- 163 后记

一 三坊七巷中的女婴

公元1900年10月5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一个女婴在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出生，按照家族的辈分排行，取名谢婉莹。

关于出生地，晚年冰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①

福州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城内有三山两塔^②，隆普营便是在乌山之下，黑塔之旁。隆普称营而不称巷，那是因为这里曾是驻扎军队的地方，后成为民居，位置极其幽静。与隆普营一箭之地，便是当年福州的中心区域、著名的三坊七巷^③。冰心出生时，福州府

①《我的故乡》，王炳根选编《冰心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三山即于山、乌山与屏山，两塔即乌塔与白塔。

③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



◎福州三坊七巷中的冰心故居。

城由闽县与侯官县组成，隆普营属于侯官县。

三坊七巷可谓建筑典雅、人文荟萃，是一处既封闭又开放，既有达官贵人居住，又网布平民生活情调的建筑群。所谓封闭，指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大都藏富掖财，坊、巷、府、家自成格局，将楼台亭阁、珠玉繁华藏掩于院门之内，往往是一角小门，关下了一方锦衣世界；但他们又大开大合地走出去，出坊越巷，走出福州，翻越武夷山，远涉太平洋，来到华夏各处，前往世界各地，从而成为高官巨贾、伟人壮士、文化名人。仅仅是冰心出生前后百年的时间内，先后从这里走出的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人物便有：林则徐、沈葆桢、林纾、严复、郑孝胥、林长民、林觉民、胡也频、邓拓等几十位，在

一个小小的地方，如此密集地涌现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极为罕见。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们几乎在滚动历史的车轮，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提供思想与营养。试问，有从事社会变革不受《天演论》（严复译）影响者吗？有进行新文学写作而不受“林译小说”启迪者吗？

面对上述名单时，肯定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属于福州？他们的声名并不都是发生在福州呀！这是不错的，也是问题的关键。福建简称为“闽”，这是一个能反映问题本质的象形字：在门内只能是一条虫，大虫，最多为蛇为蟒也，只有走出了那座门，蛇蟒才可成龙。福州可以称之为骄傲的、所有重量级的人物，均是走出福州之后才出现的，要在福州城内寻找本土养育出的大人物，几乎没有希望。

谢婉莹也走了出闽之路，并且赶早，早到竟是在七个月的襁褓里。

初夏，乌山下的大榕树又吐出新绿，飘忽的气根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幽光。四月南方的天气，时晴时雨，冷热不定。小婉莹装裹不薄，且披了一件大红的真丝滚边斗篷，偎在奶妈的怀里，坐着人力车，要到上海去与父亲团聚。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此时为甲午海战之后重建的北洋舰队海圻号巡洋舰副舰长。女儿出生时，父亲正驾驶着军舰在海上巡逻，七个月了，还不曾见女儿一面。海圻号巡洋舰属于北洋舰队，很少有机会停靠福州马尾港，上海却是经常的停泊地。为了与家人有团聚的机会，谢葆璋决定在昌寿里租房，接妻女与父亲来沪居住。



青少年时代

海圻号巡洋舰，当时是清朝海军吨位最大的军舰^①。已有近二十年海军生涯的谢葆璋，犹有甲午海战失败的惨痛，如今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总是以舰为家。海圻号的舰长则由北洋舰队帮统萨镇冰兼任。作为巡洋舰的副舰长，谢葆璋深知责任重大，同时也有对萨镇冰这位既是同乡又是长官、师长的情谊。1881年，十七岁的谢葆璋被父亲的老友严复看中，带至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的水师学堂。那时严复是学堂的学监，萨镇冰便是学堂的正教习（教官），作为福州的同乡，谢葆璋自然没有少受到他们的“关照”。晚年的冰心曾经回忆到父亲说过的一席话：“从福建乍一到北方，觉得天津真冷！我穿的是夹裤和很薄的棉袍，幸而那时还年轻。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因为我在宿舍里看《三国演义》，让我的老师、总教习严又陵先生看见了，罚我在院子里站在一张桌子上，整整地站了一夜，手脚都冻麻木了，可是也一样地过去了。”^②冰心很为父亲抱不平，心想，除夕应该算是假期，《三国演义》应该不算坏书，先生怎能如此罚他？

实际上，军人之间的情谊便是这样结下的，无论哪一个朝代的

①海圻号巡洋舰，英国Armstrong厂建造，1896年下水，1898年完工，并于1899年夏抵华。排水量4300吨，装备8寸主炮两门（舰首舰尾各有单联装主炮一门）、10门4.7寸炮、12门47mm炮、3门37mm炮。马力17000匹，航速24节。乘员军官45人，水兵431人。海圻号从回国到1937年自沉江阴时，都是中国最大的军舰，排水量在1949年前的中国海军史上仅次于定远号和重庆号。

②《紫竹林怎么样了？》，《冰心全集》第7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军人，都必须有严明的铁的纪律。谢葆璋也因为得到如此严厉的“关照”，四年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课堂学习，转上威远号练习舰实习，萨镇冰从正教习转而成为威远舰舰长。谢葆璋在威远号上一定发生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小婉莹也都断断续续地听过，以至于给她落下印象，父亲以威远号军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甲午海战。其实不然，谢葆璋是以二副职衔驾驶着来远号巡洋舰，投入了那场惨烈的海战。

1887年初，清政府在德国订购的两艘军舰下水，将谢葆璋推向了七年后发生的黄海血战。那两艘军舰，一艘定名“经远”，另一艘为“来远”^①。同时，在英国下水的也有两艘，一为“致远”，一为“靖远”。李鸿章决定不再由洋人送舰来华，拟派北洋水师官兵前往接收，用他奏折里的话说，既可免“雇募资遣之烦”，又可使接舰的官兵“复得沿途练习之益”。派往德国接收军舰的管驾官为邱宝仁与林永升，此后他们分别成为这两艘军舰的管带（舰长）。谢葆璋作为见习生参加了这次接舰的行动。派往英国的则是邓世昌与叶祖珪。那次接收军舰的行动，在晚清历史上可说是蔚为壮观的一幕，接舰官兵四百余人，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亲自率领下，乘坐招商局的轮船，浩浩荡荡地从天津出发，越太平洋，过大西洋，转过半个多地

^① “经远”、“来远”属同级舰，长82.4米、宽11.99米，吃水5.11米，排水量2900吨，双轴推进，马力5000匹，航速15.5节（“来远”为15.3/4节），水线带装甲厚9.5~5.1寸，装甲板厚3寸（倾斜处）/1.5寸（平坦处），炮座装甲厚8寸，炮盾1.5寸，司令塔装甲厚6寸，全舰编制202~270人。管带为副将衔。



球，先到英国，继而抵德。那时，英德两国为了争取远东帝国丰厚的订单，投入了最先进的技术，设计与打造重量级的装甲巡洋舰（steel armoured cruisers）。接收军舰的大清帝国海军官兵，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当德国的“来远”与“经远”驶抵英国，与这里的“致远”与“靖远”会合时，在英国的朴茨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接舰仪式。不过，在这个仪式上，却遇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按照海军的传统，隆重的军舰交接仪式上，需要演奏国歌，但自大而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根本没有国歌，主方只得临时演奏一首颇具中国情调的民歌《妈妈好糊涂》，代替了庄严的国歌。^①这件尴尬事给年轻的海军军官谢葆璋留下难忘的印象，以至于多次在女儿面前愤愤地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

不过，接收的编组舰队回国还是浩浩荡荡，气势如虹。官兵都有一种自豪感，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巡洋舰，由着自己驾驶，在10月的秋风里，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过好望角，经印度洋，一路乘风破浪。直至一个晨风习习的早间，即1887年12月10日，顺利地抵达福建厦门港，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在晨风中迎接。因为严冬，北方封港，直至翌年的春上，这四艘巡洋舰才过台湾海峡驶往

^①直至1896年，清朝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罗斯作礼节性访问，欢迎仪式上，主方要演奏中国的国歌，李鸿章傻眼，国歌是什么？李鸿章把它理解为一首中国的歌曲，于是，临时找了一首适合清政府口味的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古曲，临时作为国歌使用。歌词为：“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此曲后来改称《李中堂乐》，算是中国最早的一首国歌。

北方，4月25日抵天津大沽，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甲午海战爆发，先是6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12艘军舰对北洋舰队不宣而战，偷袭了护送援兵赴朝的济远号、广乙号、操江号及运兵船高升号，之后是9月黄海大东沟的海战，当谢葆璋驾驶的来远号在错误的旗语指挥下，排在横队的中心位置迎敌时，已是十分被动了。海战一个多小时后，北洋水师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与“来远”4艘战舰，他们同仇敌忾，与敌死战。当日舰以优势兵力包围上来，^①来远号的官兵英勇还击。

受弹累百，船尾发火，烈焰飞腾，延及小弹子舱，枪弹四射，机舱为浓烟所蒙。各管轮受熏，头目俱眩。三管轮张斌元俯身舱底避烟，以调度办事，闻令钟响，强起，手扪左右针，捩机进退。帮带大副张哲藻、枪炮官谢葆璋，策励兵士救水火渐息，复得归队。

及见我队散而复整，且惧有雷艇暗袭，即向东南飞驶而去，华舰跟追十数里，时已向暮，日舰驶甚速，转瞬不见。于是收队，驶回旅顺。^②

^①包围的阵容为：“岩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松岛”，都是大型舰只，紧紧包围“定远”与“镇远”，其他舰只包围“来远”与“靖远”。

^②《甲午战事纪》，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322页。

战斗结束后，来远号伤痕累累，当它驶入旅顺港时，中外人士目睹损伤如此严重的军舰，尚能平安返航，大为惊叹。同时，人员伤亡十分惨重，谢葆璋虽未受重伤，但他妻子的一位堂侄在海战中阵亡，炮弹打穿他的腹部，肠子炸出，飞溅到烟囱上，谢葆璋含泪将烧焦的肠子撕下，放回他的遗体内。

后来成了作家的谢婉莹，不知道多少次用文字、语言，满含血泪地讲述了这段悲壮的战事。而且一讲到父亲的甲午海战，就激动，就恸哭，甚至当众毫不掩饰地大哭，她说，她无法平静，毫不掩饰在她的血管里流着军人的血。

来远号没有在大东沟海战中葬身黄海，次年初，又加入威海卫保卫战：

（2月5日）夜间，日军在南岸炮台掩护下，在南岸鹿角嘴炮台下偷偷地破拆水雷防材，然后派鱼雷艇进港偷袭，击沉北洋海军“定远”、“来远”（舰上官兵大部殉难，得救者仅为20余人）……^①

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取消了北洋水师的编制，数以千计劫后余生的海军官兵被遣散回乡。在一个月夜里，谢葆璋回到了福州，当

^①刘传标编，《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上卷），海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438页。

他敲响隆普营那扇大门时，妻子杨福慈为他开门，月光下看到丈夫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此后的三年多时间，谢葆璋与妻子杨福慈才有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以前海上漂泊，总是“会少离多”，战败让他们夫妇终于可以厮守。但厮守也不平静，谢葆璋的心还系在海上：他那曾视之为生命但已沉没大海的舰船，他那情同手足如今已是大海冤魂的兄弟。表面的平静与温柔、内在的漂泊与刚烈的精神渴求，谢婉莹就是在这种情绪下，种下的一颗美丽的种子。也就在这时，清廷决定恢复北洋舰队，原靖远号管带叶祖珪出任统领，原康济号管带萨镇冰为帮统，同时兼任海圻号巡洋舰管带，他挑选的第一个副手，自然便是谢葆璋了。

因为管带为兼职，谢葆璋在日常的军事与管理事务中，便要履行舰长（管带）之职责，除了军舰停泊港口之外，几乎须臾不得离开。在昌寿里租房，接家人团聚，是军人谢葆璋，也是父亲、丈夫、儿子谢葆璋的两全选择。那一刻，谢葆璋将七个月大的女儿抱在怀里，犹如托着一棵稚嫩的幼芽……



◎父亲谢葆璋。

二 上海停泊

童年于作家极其重要，能否成为一个作家，童年便已铸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也可以从他的童年生活中寻找。

不用说，冰心有一个充满爱的童年。这种爱当然不是她自己能做主的，一切都掌控在父母长辈的手里。20世纪初叶，中国尚处于封建时代，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能得到多少爱？但谢婉莹这棵幼芽，却得到了格外的呵护。

首先，自然得有爱的条件，谢葆璋作为中国最大的巡洋舰的副舰长，俸禄自然不低^①，虽不能说锦衣美

^①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奕譞、李鸿章主持，1888年颁发）规定，北洋海军官弁的俸禄，分官俸与船俸，谢葆璋曾任的守备，官俸384两、船俸576两，合计960两白银。副舰长为帮带，正常情况应领游击俸禄，按章程，游击官俸为960两，船俸为1440两。（《清末海军史料》）。

食，却也是衣食无忧。尤其是谢葆璋已有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开明的家庭氛围使得这种爱具有现代文明的色彩。比如，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爱，重要的一点是要塑造她的一双小脚，谓之“三寸金莲”，甚至是越小越好，小脚成了女人第二个美丽的性器官。谢家抛弃了这种封建陋习式的爱，放任女儿的脚与男孩儿的脚一样自由生长。设想，谢婉莹如果裹了小小的一双三寸金莲，会不会羞于、能不能走入现代作家的行列？

婉莹还有一个非常爱她的母亲。三岁的小婉莹，有一次忽然走到母亲的跟前，仰起小脸问：

“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

母亲放下针线，用面颊抵住女儿的前额，温柔地、不迟疑地说：

“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这“不为什么”四个字，给幼小的婉莹极大的震撼：“从她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她爱我……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①



◎母亲杨福慈。

^①《寄小读者》（通讯十），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儿童文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家庭影响与教育。但她幼年不幸，十四岁父母双亡，由叔父杨颂岩抚养成人。在她九岁时，杨父与同为学官的谢葆璋之父谢銮恩在作诗论文时定下了他们的婚事。杨福慈十九岁进入谢家，开始全新的生活。那时，谢葆璋在来远号巡洋舰上服役，常年在大海上漂泊，虽然“离多会少”，但还是生下了两个孩子，却一夭折，这对母亲是沉痛的打击。小婉莹是在这样一个时刻翩然而至，无论是男是女，怎能不成为掌上明珠？

同时，因为婉莹自小聪明、伶俐、聪慧过人，只不过三个月罢，偏又多病，听见端药杯的人的脚步声，惊怕啼哭时，竟会从围在前的众人中，以乞怜的眼光，不望别人，向着母亲，似乎已经从人群里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七个月时，在福州至上海的轮船上，母亲抱着女儿站在阑旁，海波声中，婉莹竟会呼唤“妈妈”和“姊姊”。

婉莹一岁多便开始爱美，还爱照相。谢葆璋有一套照相的行头，似药箱般大的照相机，架起来得用黑布罩着，还有一大堆冲洗照片的器具——漏斗、盆儿、夹子、烤光板等，这些也成了小婉莹的最爱。清末，虽然照相技术已经传入中国，但家庭能有技术与设备照相的，凤毛麟角。冰心在叙述这件事时，平实得一点也不夸口，倒是以此显示她童年的调皮：儿时的婉莹，头发短又密，没有一刻的安静，左右两个小辫儿，总是梳不起来。没有法子，母亲便请父亲帮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亲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两个小辫子，就这样在逗乐中将就编成。

其实，谢葆璋享受这种天伦之乐的时光并不多，他得驾驶着海